伏天盖厚被

刘心武

小焦请我去他家，开车把我送过去，是在南四环外，租的一个楼区的独单元，周末嘛，他媳妇也在，知道我去，蒸好一笼素馅包子，煮着绿豆粥，请我吃晚饭。

小焦是我忘年交之一，也是个“红迷”，最近他跟我讨论《红楼梦》中的植物，别的都好说，唯独绛珠仙草，这是曹雪芹在第一回里写到的，是讲天界的西方灵河岸三生石畔，有那么一株特异的草，神话里的草，本不必较真，但历来的红学家，多有从大地上寻觅原型的，有的说就是人参，因为人参出土的部分开花后会结出小小的红浆果；有的则断定为灵芝。小焦请我去他家的缘由之一，就是要我看他那一楼独单元附带的小花园里，有他从河北老家移栽的一种草本植物，我走近去细观，只见植株也就半米，叶片细长对称生长，开小白花，花落后结出红色的小圆果，他说在老家，俗称这种植物“红珠子”，他已从网络上查了，学名叫珊瑚樱，是一种茄科茄属植物，但无论叶子还是所结的“红珠子”都绝不能吃，有毒性，农村人种它，纯为观赏。小焦问我：“您看是不是很有点绛珠仙草的模样？”我就觉得，如果非要从大地上找出曹雪芹写天界绛珠仙草的原型，那么，这珊瑚樱远比人参、灵芝什么的靠谱。

我和小焦在那小花园里把珊瑚樱当做绛珠仙草观赏，他媳妇小芹，则在一旁收晾在捆于东西两边树上的绳子上的厚被子，我就说：“啊，天热了，该换被子了，这厚的晒透了，收起来，换薄的盖，我老伴在的时候，也是她张罗换季的事，衣被换季，是家里一桩大事啊。”小芹就笑：“我这可不是换季，我们一年四季，都盖厚被子！”这让我颇为惊奇。

吃完晚饭，和小焦小芹坐在小花园里聊天，小焦就跟我说，他们上世纪70后这一代农村娃，赶上了下地干活，夏收、秋收，种种机械化以前的劳作。那时候四季都盖一床被子，夏收、秋收时候，那时候还有场院，庄稼收来，先堆在场院，各家轮流晾晒、脱粒、装袋、运走……像他那样的半大小子，晚上就把麦秸铺开当床，抱着被子睡觉，觉得热，就把被子推开，觉得凉，就把被子拉来盖上，一床厚被子，拉过来只盖肚皮，就等于薄被子，所以完全用不着一年四季换几种厚薄不一样的被子。后来机械化了，庄稼连收割带脱粒装袋打包全在大田里完成，场院也渐渐全消失了，压庄稼的碌碡成了城里收藏迷的抢手货，现在留存的很少了，但一年四季都盖厚被子的习俗，却保留至今。小芹证实，她们姑娘家，不会去场院睡觉，都是在屋里炕上睡，但是因为冬天是热炕，睡着特舒坦，春夏秋呢，不烧炕了，就觉得腰底下欠了些，那么，冬天的被子也就不觉得厚，晚上照样盖，无非是盖得不那么严实罢了。如今农村生活大有改善，被子的质量大有改进，过几年换个芯子，一个芯子备好几个被套，被套洗换得频繁，但是，四季盖的，从城里人眼光看，还都属于厚被子，她说你可以到我们卧室看看，我们都进城二十年了，该算城里人了，屋里其他方面也很城市化了，可是我们虽然有好几床被子，却都是你们说的厚被子，哪像你们地道的城里人，分什么厚的、薄的，又是什么夹的，什么毛巾被，讲究特多。我听了，就觉得他们的少年时代所经历的农村生活，艰苦中自有质朴，粗粝中自有快乐。

小焦业余帮我录制讲108回《红楼梦》音频，已交付在网易云音乐电台播出，由此他对《红楼梦》更着迷，小芹笑话他，说在家里经常“红言红语”，什么“着实响快人”“不拿大”，什么“拔一根寒毛比咱们的腰还粗”，又是什么“无立足境，是方干净”，什么“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什么“大不幸之中又大幸”……小焦笑得更响：“这不，连你也传染上了！”小芹说：“别以为就你能！《红楼梦》里的灯谜，我也能猜对几个！”小焦就拍手：“好！你猜：大哥有角只八个，二哥有角只两根。大哥只在床上坐，二哥爱在房上蹲。是哪两样东西？”

小芹说：“谜底书里写了，来考我！你真能，你把薛小妹新编怀古诗十首都破解出来，我就服你！”我没想到，这对伉俪竟然对《红楼梦》都这么着迷，不免赞叹。忽然，小焦狡黠地笑对我说：“刘叔，开头说到厚被子，我倒想出了一个灯谜，您猜猜试试——伏天盖厚被——打一个人名儿。”我一下被考住，他就补充：“要以您这样的城里人的思维来破解。”我正琢磨，小芹噗嗤笑了，又用拳头去捶小焦，啊，我也笑了。非常愉快的一个傍晚。（谜底请见夜光杯微信公众号）

夏日芭蕉

芳菲

曾是古中国南方庭院喜爱种植的芭蕉，现在城市绿化中却少见了。这是因为植物也有个性，也有气质，它所带来的闲寂、幽静联想不被现代人接受的缘故吗？

难怪我在小区的一僻静处，偶然相遇两株久违的芭蕉，就生起欢喜了。

看它在转角处，杂树中，那么碧亮地伸展姿形，将暗处点亮了，却又将晃眼的阳光转化为了玉一般的清凉润物。

驻足看了许久。世上竟有这么好看的绿。每样植物都在改变阳光的形状、色调、深浅、节奏，即便窗台上一盆小小的铜钱草，也会让直射的光线低伏下来，变得接近人情。而芭蕉对光的调节，大约是最美的，它简直就是一盏扶苏的绿灯。想芭蕉可能也是最不适宜大面积栽种的植物，那样，风姿必会降维。它就适合这样两三株，在屋舍近旁，和人做伴。古人真会择邻啊。

想起前阵子津津有味看的陈允吉老师《唐音佛教辨思录》里的一篇文章来，这是他写于1979年的一篇旧文，“蠡测”王维名画“雪中芭蕉”的寓意。当时允吉师不过40吧，风华正茂，又从那样一个时代中刚出来，就谈论起这么一个冷僻且有风险的题目来，果然是有佛缘。而文章中留有的时代痕迹，现在读来倒是增兴味了。“王维作为一个虔诚地信奉佛教的官僚士大夫……思想上完全接受了佛教的那一套苦空无常的世界观”。“官僚士大夫”、“那一套”，这些用语，是陈老师有意和他所谈论的对象保持距离的办法，即使如此，也掩饰不了通篇流露的对所追索问题的兴致勃勃。雪中芭蕉，这幅画已经失传，这个不合时令的意象，到底是要表现什么？

说到允吉师的兴致，做过他学生的人大约都有会心记忆的。和老师接触不多的我，也有一个，即使只有一个，却也饱含巨大兴致和启示。当年听陈老师的“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课，讲到佛教中轮回的观念。他说：“我们年轻的朋友大概会想，轮回，不是挺好吗？我这辈子死了，还有下一辈子；下一辈子死了，还有再下一辈子！”话音才落，课堂上立刻爆发出一阵年轻人浪潮般被说中心事的喧笑，连带允吉师亮晶晶瞪视人心的眼睛和顽皮的笑容，从此印入脑海。笑声稍歇，允吉师接着说：“年轻的朋友，不是这样的。你们想一想，就像你去锦江乐园坐摩天轮，坐一圈，看看风景，大概觉得蛮好的，再坐一圈，也还勉强，要是一直让你坐上面一直坐上面，不下来呢？大概就不好受了。”

被记忆中的笑声带远了。还说芭蕉。

王维“雪中芭蕉”意象的含义，其实直到清朝还有解人，金农就说：“王右丞雪中芭蕉，为画苑奇构，芭蕉乃商飙速朽之物，岂能凌冬不凋乎。右丞深于禅理，故有是画，以喻沙门不坏之身，四时保其坚固也。”（《冬心题跋》）

以芭蕉来喻人身，从“身如芭蕉，中无有坚”的否定性认识，转化为“沙门不坏之身，四时保其坚固”的肯定，想必是芭蕉活泼泼的形象将自己从一个消极的比喻中拯救了出来。王维大胆地将它置于冰天雪地之中，完成这个转换。即使画已不可见，但雪中芭蕉的形象，是如此鲜明，沁人心脾，纵从未得见，也让它超越了多少后人的“蕉荫图”、“蕉林避暑图”，让我在面对这夏日芭蕉的时刻，须臾想起它隽永的清凉来。

若能为这相遇的时刻写首诗，敢情好，我却写不出来，脑子里只得了两句，记在这里，作为一段愉悦的夏日时光的结尾吧：

雪地里的芭蕉很绿，它对白雪说着什么；

夏日里的芭蕉在导引日光，我听见了那细语，

原来是——

欣于所遇呀！

我与复旦附中的情缘

张广智

我与复旦附中的结缘应追溯到先师耿淡如先生的早年生涯。耿师在1917年考取复旦大学文科，大学毕业后就在复旦附中当老师，1932年被复旦大学政治系聘为教授，但他仍不忘复旦附中，又再度在该校兼职多年，直至上海沦为“孤岛”时止。日月如梭，1964年，我考取了他的研究生，记得一次耿师在与我闲聊时，曾说到他早年曾二度从教复旦附中的事，当时竟一点也没有引起我的关注。

我与复旦附中的真正接壤，要等到儿子宇宏1983年进校读高中时。他入学不久，我与孩子他妈跑学校很勤，当时我家还住在四川北路，我们都在复旦工作，便顺道去附中看看，因首次让儿子过独立生活，我们也不放心。去宿舍看看吧，男生房间是啥样子，当然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奥吉亚斯牛圈”，欠打扫；去食堂看看，还真的在那儿不止一次地排队吃过饭，觉得学校食堂的菜肴不错；去教室、操场看看，教室整洁宽敞，操场很宽大，足球场、篮球场一应俱全，像模像样……至于学校的家长会，我们是轮流必去的，因而与儿子的班主任姚老师特别熟悉，就此不仅与老师，而且与学校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儿子自复旦附中毕业后，我与它的联系非但没有中断，反而更紧密了。缘何？我任教复旦历史系的学生中，有一些是来自复旦附中的。比如，我在给九二级学生上选修课《当代国外史学理论》时，课前总要“巡视”一下，察看他们在课前读些什么书，记得一位正在聚精会神读《发现者》，我微微一怔，在他座位前驻足，问他的姓名，中学在哪里？答曰：“周兵，来自复旦附中。”这个在国人姓名中重复率很高的“周兵”，因前冠上了复旦附中，就只此一家了。后来，这位来自复旦附中的周兵，与我节节连贯，我成了他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导师。现在，他成了在西方史学史领域尤其是西方新文化史领域内小有名气的学者，成了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和博导，与我同一教研室共事了。无独有偶。后来也出自复旦附中的陆启宏，接踵周兵，跟我读完了硕士和博士的学业，留系任教。我虽不像耿师在复旦附中教过书，却收了来自该校的二名弟子，岂不是人生之乐事吗？

2004年，我从虹口凉城新村搬到杨浦国权后路上的复旦书馨公寓，自此我与复旦附中朝夕相处，真是难舍难分了。早晨，当我听到从校园内传来嘹亮的集结号声音的时候，总让我浮想联翩：想起与我大学同窗的曹天任同学，附中教职与校长任内他为学校发展所作出的贡献；电视中看到附中武亦姝的淡定与自信，力挫群雄，勇夺《中国诗词大会》冠军的时候；听到亲友子女考取附中或左邻右舍在附中上学的孩子考取清华北大的时候……我都情不自禁地要为复旦附中点赞。如今，我每每走过校区时，总要透过护栏，观看学校大操场上孩子们轻灵活泼、充满朝气的身影。有道是，世上永不消逝的青春，在学校；人间最动听的歌声，在学校。

旅行带上速写本

龚泽瑞

我的旅行记忆不仅在脑海里、照片里，也在速写本里一根根饱满的线条之间，并因为我自己的这种记录方式而更加丰盈。

去年暑假的英伦之旅，我依旧随身带着速写本。一次在地铁里百无聊赖地等车，一个身影映入了眼帘：那是一个看手机的中年人，擦得发亮的皮鞋配着整洁有质感的西装，是位典型的英伦绅士。我翻开速写本描画起来，全情的投入让我忘记了等车的枯燥，同时也交上了一位新朋友——这位先生对我的画作很感兴趣。我们愉快地交谈，临走他还在速写本上留言、签名……

到了大英博物馆，大量精致的展品立即填满了我的视野。可惜，“严禁拍照”！我在一只波斯银杯前停留好久——我太喜欢这个展品了，毫不犹豫拿出速写本——这是相机没有的特权。周围的参观者淡出了我的视野，我的目光在银杯和笔尖之间轮转，观察到了不少酒杯上容易被忽略的细节……

五年前的酷暑，我和同学小顾结伴去西班牙，我们是一行人中年龄最小的。在塞维利亚，其他人都去看弗拉明戈舞了，而我们决定在速写本上继续作画，便留在了塞维利亚广场上。游客散了，夕阳西下，广场上只有我们俩肩并肩。走累了，我们拿出速写本坐在台阶上享受落日余晖。我们一笔一侧头，欣赏对方的杰作，同时也互相帮助。父母在身后为我们拍照记录下了这段友谊。我后来把照片贴在那张画旁，封存了那段美好的回忆。

速写让我在旅行的同时，不自觉地放慢了脚步，我更细致地观察着一个个人、一件件艺术品，一座座建筑、一道道风景。即将动身去巴黎，我依旧把速写本打包进了行李箱。

五色——之黄 （油画） 史万杰

恢弘的人民革命胜利历史画卷

李建强

编者按 第2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即将开幕，光影七十年，影视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水准电影层出不穷，观影方式也越来越新颖，让我们且回顾，且享受。

198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40周年，我国电影界集中优势兵力，创作出一批大气磅礴、光前裕后的优秀主旋律电影，《开国大典》就是其中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20世纪中叶具有世界影响的重大事件。影片截取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段——新中国诞生前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系列重大事件，以及共和国开国大典的宏大场景，构成一幅波澜壮阔、纵横捭阖的人民革命胜利的历史画卷。影片以恢弘的气势、厚重的内涵、精湛的演绎赢得社会各方高度评价，并先后获得第十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编剧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男配角奖、最佳剪辑奖，以及第十三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广播电影电视1989—1990年优秀故事片奖。

那么，除了鸿篇巨制的整体建构和立体丰富的人物群像塑造，影片在艺术处理上有些什么特色呢？

一是舍弃通常表现敌我对抗的那种常见的主次结构，代之以平行并置的蒙太奇设定。国共两大阵营，毛泽东和蒋介石两个代表人物，相克相生、相拼相搏，摧枯拉朽、谁主沉浮？这一视轴，既为银幕的戏剧性找到了独特的展开方式，又使编导获得了叙事的极大自由，更有利于揭示两大政治集团此消彼长的鲜灵状态。影片一开始，即是西柏坡的迎春晚会：热烈的场面，欢快的气氛，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开怀畅饮，夜色中星光闪耀，大地上篝火点点，预示着人民革命胜利的曙光；继而，镜头转向南京：蒋介石在官邸发表“新年文告”，人物灰暗的色调，古城沉闷的氛围，现场躁动的场景，暗喻着蒋家王朝末日的来临。这种平行交叉的蒙太奇运作在影片中俯拾皆是，像一幅幅凝神定格的历史镜像，像一出出高下立见的比对画轴，传达出创作者超越那段具体历史而对人类命运和走向的整体思考，给人无尽的联想和启迪。

二是注重宏观把握与细节展示相结合。“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对于宏大的艺术表现来说尤为如此。在影片中，创作者对应当大笔勾勒的“宏达”常常惜墨如金点到为止，对容易疏略的“细部”则浓墨重彩细致入微，表现出对于历史感光的独到见识。具体来说，对于历史进程，如敌我双方的兵力部署、战场厮杀以宏观窥察为主。比如对淮海战役的表现，只以我军将领亲临前线视察、看望前线受伤将士、与战败的国民党将领相见等寥寥几组镜头，便交代了一场大战役的始末；而表现人物的性格命运、情感心态等则用细腻的雕刻手段展现。像毛泽东略施小计从战友处“讨”回香烟、逍遥自在地夜逛小吃街，蒋介石与孙子对弈、不紧不慢地与江防司令打牌……无不妙趣横生，令人忍俊不禁。甚至可以说，正是这些别出心裁、意味隽永的细节穿透，撑起了《开国大典》的巍峨大厦。

三是新、旧画面，资料、影像的完美组合。影片采用和融入现代技术，巧妙地将历史资料和时下影像组合起来，使前者因为有了载体而重新活泛，后者因为有了衬托而栩栩如生，产生极强的历史真实感和艺术感召力。尤其是开国大典的全程剪辑，景别落幅、动态静态、焦距景深、叠影显微，无不精心到位、精益求精，几乎达到了天衣无缝的境界，使人不得不佩服编导的匠心所在和艺术功力。

十日谈

光影七十，奋发共进

责编：杨晓晖

许多像方春天一样可爱可敬的村官正奔跑在希望的田野中。